



鸟欲高飞先振翅，人求上进先读书。

——李苦禅



读书笔记

以草木、庭园为背景的经典文学凝聚东方的精神内核,逐渐化作文化传播的因子……

## 与植物一起到达的,还有东方文化

■林颐

英国人热爱园艺,全世界无与伦比。不过,他们种植的花草其实只有少数是英国本土植物,大部分来自他乡异域,东方草木尤得欢心。英国皇室曾经派遣很多植物猎人,四处搜集珍稀物种,希望建立一个“绿色”帝国。英国人还喜欢制作生物标本、绘制画作,或收藏花草图画。在摄影术发明之前,想要留下植物的美姿,只能依靠博物学家和画家的杰出技艺。

英国人的痴迷,显于《东方草木之美》。作者西莉亚·费希尔拥有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博士学位。她深入研究15世纪绘画和手抄本中的花卉,以及关于植物和花园艺术的历史。《东方草木之美》讲述73种亚洲草木从东方到西方的迁移史,每文不过数百字,扼要讲解来源和传说,配大幅精美插图,主要选自大英图书馆馆藏的印度画、波斯细密画、浮世绘、中国水墨画等,飞红点翠,摇曳百态,在时光里散发清幽。

该书内封采用深绿底色,一枚赭红枫叶斜

卧其上,低调内敛,意韵无穷。插图有些是15世纪~18世纪的古旧珍本,有些是18、19世纪的画集插画,出自不同国家、不同绘者之手,风格殊别却浑然一体。中国的梅兰竹菊有文人画的清高,牡丹富贵,杨柳婀娜,水稻桑叶有农家的乐趣。印度的水仙、莲花,清净超然,禅机灵犀。浮世绘就人世得多,色彩浓艳,有及时行乐之意味。波斯的细密画,绝少只画草木,常有人物现身其间,用来记载事件。

每个民族都有草木传说。印度人把木棉和主神毗湿奴联系在一起;蜀葵原产于中国四川,然而它的法文名意为“海外的玫瑰”,英文名意为“圣地而来的锦葵”。因为这种植物是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,蜀葵的身影还屡现细密画,有幅描摹苏丹与老奴对话的图画,人物身周环绕蜀葵。

草木还是文人钟品。陶渊明言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白居易云,“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”;莲出淤泥而不染,花开自见佛性;香蕉属于芭蕉属,于是引出了松尾芭蕉和日本俳句

……植物伫立庭院,廊檐、茅屋、枯山水,有关造园之道,有关绘画之理,有关撰写之得,亦不时散落书页。以草木、庭园为背景的经典文学,《红楼梦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枕草子》、《源氏物语》等,凝聚东方的精神内核,逐渐化作文化传播的因子。

欧洲人从前热烈向往东方,在15世纪之后渐次展开的全球化历程里,起初就寄托于这些植物,它们是东方魅惑的象征。马可波罗形容的神州景象,极具吸引力。来自华夏的植物与艺术创作,占据了本书的大多数,在时间上站在了起始点。欧洲不断掀起富丽堂皇的“中国风”,在想象与误解里建构东方的形象。但是,在19世纪中叶之后,历史颠覆,认识洗盘。马嘎尔尼对近代中国贴近现实的接触,瓦解了英国人对中华帝国的尊崇。

历史的风声,来来去去,唯留草木芬芳。在静谧的树荫,带露的花丛里,坐在中式凉亭的围栏边品一杯清茶,于英国人而言,依然是再美好不过的生活。



悦读

## 向往那一片蔚蓝

——读《胡麻的天空》

■黄吉祥

书中的内容大部分是秀英奶奶过去在农村生活时的一些琐碎记录,写生活中的喜怒哀乐,写自己与动物、植物相处的故事,文字无比质朴,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记录,这些朴素的语言是掌握丰富词汇的作家写不出来的。同样,书中的插图看似十分稚拙,但细看却极富生趣,与文字相得益彰。刘震云将这组文字的体裁定性为“自然笔记”,作者诉说的是“平凡生命的静默之声”。我想,如果在阅读本书后,能够体会到书中独有的“静默之声”,也就算没有白读这本书了。

2011年前,秀英奶奶从没想过这样的文字能够出自自己的笔下,因为她只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,一年半的学历只能算个半文盲。沉默、不善言辞和不自信,都是她的性格特点。就在那一年,秀英奶奶离开故土到大城市与子女一起生活,对身边喧哗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有着疏离和恐惧。后来,在儿子儿媳的鼓励下,她开始学习电脑、学习画画、学习写作。几年后,将陆续写成的文章结集成《胡麻的天空》并正式出版,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序言中说:“一个不大识字的农村老太太,开始写文章,她能写好吗?从专业的角度,不能。一个不会画画的农村老太太,开始画画,她能画好吗?从专业的角度,不能。如果换一个角度,用自然笔记的说法,她的写写画画便可以成立。关键问题是,她写的是什么,画的是什么。”

翻开《胡麻的天空》看过几页,我就发觉这是一本适合大多数人阅读的书。因为写的都是大白话,读着一点都不费脑,一页一页翻下去,能轻轻松松地看懂书里写的是什么,画的是什么。

读后



## 生命本来的面目

——读蔡崇达《皮囊》有感

■田瑜

读蔡崇达的《皮囊》仿佛看着一个人,拿着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一层一层解剖着生命,试图还原生命本来的面目。

“肉体是拿来用的,不是拿来伺候的。”这是对与生俱来的“皮囊”的彻悟。《皮囊》中阿太活到九十九岁,一生中时刻这样告诫自己,并影响着周围的人们。阿太几次把年幼的儿子扔到海里学游泳,差点溺死,所有的邻居都骂她没良心。她也只是淡淡地说:“如果你整天伺候着你这个皮囊,不会有出息的,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。”阿太这样做显然欲“降大任于斯人”也。

无独有偶,影视明星姜文带着两个儿子“移民”新疆去吃苦,既锻炼了身体,又增强了各方面能力。姜文说,如今的孩子,最缺乏吃的不是营养品,而是苦头,多吃苦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自然界有物竞天择,人类更是如此。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,几乎具有相同的“皮囊”,而后来的差距如此之大,原因在每个人对待自己的“皮囊”态度不同。

《皮囊》中阿太的“舍得”,很是耐人寻味。老人九十岁了依然坚持不肯坐车,用她那缠过的小脚从村里挪到镇上。“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”,有时对肉体保护得太好了,反而是一种伤害。因为“舍得”,使她“像块大石头,

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”。我理解,“坚硬”不光是指阿太的身板硬朗,活到了九十九岁,还暗示着老人的内心世界很笃定。就算是面对死亡,阿太依然是那么的从容,因为在世界上该做的她都做了,在她看来,死意味着卸下了“皮囊这个包袱”更是自由了。

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“自由”的,因为不管你所拥有的皮囊是什么质地,它都包裹着一颗心。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一颗心的羁旅。

我们经常会觉得累,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跳动着的心。我们总不知足,我们总爱左顾右盼。我们为物质所累,总喜欢把幸福与物质挂钩。有些人为了私欲,如飞蛾扑火,奋不顾身;有些人行囊简单,却为精神追求困惑一生,直到卸下“皮囊”才让灵魂升华。

杨绛先生在《一百岁感言》中写道: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;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,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写“一百岁感言”?又有多少人能在“最后”明白?这个世界谁又能是“自由”的个体?

“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,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了。”合上《皮囊》,书中阿太的话久久地在大脑回旋……

书讯

## 从青春万岁到爱情万岁

王蒙新书《生死恋》在京发布

■顾国富、余向丽

近日,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公司主办、言几又书店协办的“相信爱情——王蒙《生死恋》新书发布会”在京举行。

王蒙自19岁创作《青春万岁》,在其85岁之际,再次出版有关爱情的新书《生死恋》,至今已逾65年。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,在《生死恋》里,王蒙的语言风格得到了进一

步的张扬,思想上艺术上也写出了新的东西,可谓“老王不老,老当益壮”。

著名评论家王干20年前就预言王蒙是当代文学的旗帜,他说:“今天我更加坚信王蒙是共和国的文学旗帜,他打通了小说与散文、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、虚构与非虚构、创作与评论之间的界限,把小说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。”

《生死恋》收录了王蒙最新创作的四篇作品:两个中篇小说《生死恋》和《邮事》,两个短篇小说

《地中海幻想曲》和《美丽的帽子》。《生死恋》写爱情情愁生老病死,行云流水却力透纸背,家长里短却波澜壮阔,寄托着作者对世间万象人生悖论的深度思考。《邮事》为非虚构小说,讲述作者几十年来因为领取稿费而与邮政、邮储打交道的经历和感受。《地中海幻想曲》与姊妹篇《美丽的帽子》讲述隋如意有着显赫的家世、学历、荣誉和身份等,却在谈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的经历和心路历程。

寻访最美书店

## 沁缘书屋:一家怀旧的城市个性书屋



店内摆放的老物件,让人仿佛回到老时光。

在海宁市南关厢历史文化街区有一家沁缘书屋,这是一家怀旧的城市个性书屋。

走进书屋你会发现,左侧一扇门,进屋,是卡座和饮品区;右侧一扇门,进屋,书架摆放正中央,再往里走,便是吴世昌故居。原来,它把故居和书屋合二为一。进门,深浅不一的棕色座椅和书柜,橙黄色的灯光,踩上去“吱吱”发响的地板,好似带读者回到老时光。

书屋里,除了可以找到传统连锁书屋都有的当季畅销书外,还有很多海宁地方特色的各类历史人文书籍,单单有关徐志摩的书籍,就有一书架,上百本,有关其爱情、文学、生平等,相当齐全。

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